

佛坪  
支教

## 初到佛坪

□陆本林 施淑萍

积极响应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“进一步加强东西部协作,协助对口协作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,助力乡村振兴”的号召,我们两口子在第一时间报了名。我们的申请,得到了崇川区教体局的批准,得到了学校的支持,也得到了年近80岁的老父母亲及所有家人们的理解。

因为疫情和汛情,直到9月6日,我们才得以出发。2021年9月6日,这会成为一个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,带着所有师长亲友们温暖的叮咛和关爱,山一程,水一程,千里迢迢,历时8个小时的动车,终于到达了位于秦岭腹地的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。崇川区在佛坪县挂职的副县长王健华和发改局副局长徐路,亲自到佛坪高铁站来给“三支人员”接站。

因为学校防疫的特殊性,按照属地防疫要求,我们就地隔离观察14天。在观察的日子里,我们用可行的方式去了解佛坪,融入佛坪、爱上佛坪。

我们通过关注支教学校——佛坪县城关小学的公众号,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,关注学校教育教学的动态,早早地和学校进行情感上的链接,人不能进学校,心却早早进了学校。我们提前在学校领了北师大版的教科书和教师用书,提前学习教材、备好课,做好第一时间进入班级、进入岗位的准备。

我们通过在外围走访周边的乡镇小学和乡镇卫生所,了解他们的软硬件情况和规模,通过和相关老师、医生的交流,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坚守在大山深处的不易:出行不易、人员缺乏、生活清苦。大山深处,一个乡镇中心小学只有100出点头的学生,有的年级甚至只有几个人,但是老师们必须坚守在那里,因为孩子们需要他们;一个乡卫生所,10多名医护人员就是老乡们的“急救站”和“白衣天使”,护佑一乡数村百姓的安康。我们想,大山深处的他们,和戍边的战士一样令人肃然起敬。岁月静好,是因为有人一直在默默地负重前行。

文明因多样而交流,因交流而互鉴,因互鉴而发展。我们怀揣着一颗学习的心,来到有着“熊猫家园”美誉的“静美佛坪”,我们相信,在佛坪的这一年,在服务学生、奉献学校的同时,自己也一定能对教育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有更好的理解,做一个不断学习的教育人。

紫琅  
诗会

## 远看是苍穹

□王宗安

花开花落  
秋月寒鸦对饮  
白云苍狗  
山河微风对弈

每一个渡口 都口衔远方  
每一点苔绿 都是道不清的故人故事

谁能捏住刹那的霓虹  
去唤醒 那望远山的人  
谁能在苦难中咽下苦难  
去奔赴 新的冷风、藤蔓与蛛网

梦里梦外的流水  
都不是流水  
是虚拟的流年

近看泡影是迷官  
远看是苍穹



## 我为什么画大写意

□俞百圣

一般而言,大写意绘画肇于晚明徐青藤。其实,这是针对当代人可见真迹而言,真实的大写意画史,可推至盛唐,甚至更远。

“李思训数月之功,吴道子一日之迹,皆极其妙也。”这是唐玄宗夸赞画家李思训、吴道子的话。嘉陵江三百里旖旎风光,李思训勤勤恳恳、汗流浹背地画了几个月;吴道子则电闪雷鸣、一挥而就,一天不到即大功告成。可见,画圣吴道子的画是典型之大写意。可惜,吴道子真迹早已湮没不存矣。

吴道子之后,大写意创作代不乏人:两宋有石恪、梁楷,明清有朱耷、石涛、金农、虚谷,现代则有齐白石、潘天寿等。识者指出,美术史浩如烟海,画家如过江之鲫,数不胜数。但站在中国美术史峰巅,最具人格魅力的画家,不是顾恺之、不是顾闳中、不是范宽……而是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。

简略回顾下大写意画史,意在厘清大写意发展脉络。中国画自古崇尚从正脉切入,讲究学有渊源,无源无流的所谓创新,易堕入“野狐禅”,欲登堂入室,亦痴人说梦耳。识者指出:齐白石能逆袭成功,天赋是主要的,承传有序、道法自然的治学路径亦不容忽视。猎艳尚奇,无文少思者,终不入品鉴,遂沦为下乘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画人物,特别是工笔人物,一枝独秀,惹人注目。中国画大写意则每况愈下,日趋式微。在大型国展中,大写意已是珍稀动物,难得一见。

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敏捷聪明之画家,苟同美展模式,立马掉头转型,以寻求有生“活路”;鄙人则愚顽痴钝,靠船下篙,发挥自我,以不变应万变。“人取我舍,人舍我取”,既是我习艺之策略,亦是我人生机缘所致。

父亲的老师姓仲名永之,仪貌



俞百圣作品

灯下  
漫笔

酷似郭沫若,我呼他为爷爷,他视我为嫡孙。仲老曾任教沪上师范学校,晚年寓居苏北小镇,闲暇喜涂抹花鸟。生动可爱的灵鸟,怒放迎日的琼苞,每每使我目不转睛。一次,天真好奇的我问仲老:“何为好画?”答曰:“不隔。”我自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我企图再次追问,仲老笑曰:“说了你也不懂的。”四十年后,仲老已归道山,我对“不隔”有了自己的理解:不隔就是花与花,鸟与鸟,遥相呼应;不隔就是花与鸟,人与鸟,惺惺相惜;不隔应该是“天人合一”的通俗说法。今日回想起来,仲老花鸟画即是大写意,这大概是我嗜好大写意的缘起了。

“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。”大三时我等去西蜀采风,在大足石刻宝顶山内的书肆,见书架叠见里斜摆着一本第七期《艺苑掇英》,上面落满灰尘,遂掸去尘埃,随便翻阅,前面大概介绍大足石刻,再翻,一幅写意墨荷令我怦然心动:稀疏的残荷之下,顽石之上,一鹭独栖,俯首弓背,双目冷然,机警动人。超尘静笃之画面,具击鼓鸣金之张力。画幅左侧署名为朱耷,朱耷何方神仙?不知道。但直觉告诉我,这才是最好的国画。再看杂志标价竟是3元之巨(彼时师范生一月伙食费是17元),咬咬牙立刻买下。此后,凡涉及朱耷出版物,一一收入囊中。

农历甲戌年秋,而立之年的我畅游西湖。来湖上,自然想一探中国美院,到国美最想见的是闵学林老师。因为,1994年第五期《国画家》杂志,刊发了一组闵老师的大写意花鸟画,其恣睢洒脱之风,撩拨我心。明天将欲返通,今晚必须拜晤闵师。打定主意,几经打探,终于觅得闵师电话,寻一公用电话亭拨过去,开门见山,自报家门,意欲造访闵师。闵师感于我之诚挚,欣然同意。华灯初上时,叩开了闵师位于杭七

中旁的府邸。身为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的闵学林教授,颇长而儒雅,和蔼而可亲,风趣诙谐之谈吐,令我拘谨局促之态,烟消云散也。湖上大写意花鸟为潘天寿光环所笼罩,钢筋铁骨,少有出尘者;闵师出,开丰润秀美之风,侠骨柔情,湖山为之增色也。结缘问道闵师,南宗正脉近矣!

缘也,命也,不才热衷大写意亦命中注定也:髫龄有仲老示范,弱冠有朱耷神谕,而立有闵师启导。从懵懂之顽童,到狂妄之少年,复至诚惶诚恐之青年,再至心安理得之中年,大写意恰如心上小鹿,令我迷狂。杜甫言云:“吾为造化小儿所苦。”良有以也。

我早岁入读师院,从教有年,知道出蓝胜蓝之理,懂得渡人即自渡。自私自利,画地为牢。大公无私,天高地阔。中国画写的是一幅画,修的是自我格局,光大的是民族之未来。舍“小我”、抱“大我”,大写意要旨,庶几可得也。

有人尚“细”,一花一鸟,毫毛毕现;有人务“巧”,抑扬顿挫,八面玲珑;有人窗明几净,焚香默祷;有人装神弄鬼,狂呼大叫……我则粗枝大叶,不事雕饰,放笔直扫。识者以为,大写意“质粗而文细”:笔触粗砺,心思缜密,小中见大,粗中有细,方是个中高手。

“百无聊赖,寒夜友到。围炉夜话,白酒当茶。精疲力尽,抵足而眠。此人生之胜境也。佳境意境心境,姿态状态心态。一天一地一人,一花一鸟一生。”“喜昏灯瞎火,乐冥思苦索,一俟心有所感,则兔起鹘落,挥笔立就,是鸟是花,是驴是马,在所不计也。”此下愚二则画跋耳,可一窥平生痴癫。

生有涯,艺无涯。顾念平生,汲汲穷年,所学甚勤,所得甚浅。弱水三千,只取一瓢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,乃兵家制胜法宝,亦治学攻坚之秘籍也。